

序

符 復

董大使秀日是於民國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因肺腺癌在台北
大醫院仙逝，舊日同僚友人莫不悲惜。十一月二十日飾終之
孔在台北市第二殯儀館慎終廬舉行，馬總統與九尊親
蒞臨領喪，揚令，長官親友到場致祭者近千人，可謂備
極哀榮。

黃夫人張麟徽收殮於本年四月，其函長官、好友、同仁及同
學清撰文記述。秀日是生平事蹟，俾編印紀念文集。不刊二個
月收到了許多篇大作，都是對秀日是的為人處事予以追
憶。

我印識 秀日是於四十四年前，當時他剛獲法國巴黎大學博士

學位，返國在外交部條約司擔任專員，稍後又調歐洲司。我在北美司工作，辦公室是原來博愛路一六二號二樓。歐、美兩司是門戶相對，所以很容易碰面。但是那年我正好奉調國防研究院受訓，每週只有週末返回辦公室。

外交部於民國二十九年九月遷往介壽路現址。歐洲司和北美司同在四樓，只隔一條走廊。不過第二年我就調往行政院沙南局工作，到三十四年再回到外交部，那年秀日兄晉升歐二科科長。我在部內分管歐洲司業務，當時的司長是胡世熱大使，常向我稱讚秀日兄是認真負責、沉默寡言的好同事。那時我曾聽來自法比盧的外賓，常由秀日兄協助翻譯，他的法語造詣甚佳，使形受惠良多。

民國二十六年他晉升北賓司主任副司長襄助副部長

司長。次年他參加外交領事人員特種甲等考試及格。晉任簡任副司長。三年後因業務需要調任北州司副司長。二年後再調回北州司。兼任副司長。總計三任副司長將近卅年。七十四年升任北州司司長。

秀日兄之所以一直在部內工作，不求外放，主要原因他是他的孝心。

他出身彰化鹿港望族。專前早年前棄台北定居、廣置土地。及政行遷台，台地或為政治中心，人口大幅增加，地價不斷上漲，遂成巨富。惜口專前早年早逝，長子亦然，因此秀日兄之^{憂由}自愛不深，不欲其之遠遊。因此雖然部方有意借重他到國外工作，他都謙辭，至甘心在部久任一職。記得民國六十九年八、九月間孫運璿院長赴中夏州及加勤比洛友邦作官式訪問，前次約十餘日，因為行程中有相互贈助日禮，我特別探詢。秀日兄亦同行。他還家請示慈母意見，絕無同意。以後聽說太夫人仍對兩週的分離十分不捨，數

次以珍貴手鐲交信 香日兄，充滿表現^{慈愛}母子情深，依依不捨。

二情

香日兄任孔賓司長六年，我多在國外和任建合工作，到七十九年

六月我再回外交部服務，上任第一天就得到沙烏地阿刺伯印輝

些我國斷交的噩耗，因此我自^{認為}即^{立即}準備對邦交國的大使必須檢討

調整，其中我國前任駐教廷大使已在任十餘年，教廷當局頗有

意見，~~因~~我就和 香日兄商量可否出他駐教廷大使？這時太

夫人已仙逝，他很快就答應，但是有三個附帶條件：(一)因為家中

產業龐大，他不能自己料理，必須由夫人代為料理，因此夫人不能

隨他前往任所，但是有重要場合她會自行贈花票前能參加。

(二)任期希望以二年為準，不要太長，因為他極重視家庭，太長

時間的分隔是不妥當。我對二項條件都表示同意，他在民國

八十年三月起任。任內和教廷當局關係大幅改善，外交部也

在八十二年派吳祖禹大使備任（吳大使尊前曾經熊先生也曾出使歐州），而秀日兄則回部擔任常務次長，掌管歐州、非洲、條法、北賓四司以及所有的行政事務單位。有三年多的時間我們有極親密的合作關係。我每星期都會見面談話。秀日兄作事的認真負責，是眾所周知。他長達十二年在北賓四司工作的經驗使他對回部極有留意。外交部於八十二年時，首先在北投秀日山路以懷遠新村改建為檔案和兩幢同仁宿舍（警備樓和居安樓）。這次工作完全由秀日兄負責督導。他常在工地勘察，對任何一點疏失都不放過，使建築師和建高部十分詫異——外交部部長官怎麼對建築如此專業，如此瞭解？實際上，秀日兄負責京族產業，對於建築十分瞭解，而處理京族事務更為用心費力。

秀日兄平時多由計或說切不可再派他出他大使或代表，因為政務官

自二十二年七月起必須申報財產；他說如果申報財產必將引起輿論，所以他自願放棄作改官官的機會。
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我被提為中國之民黨第一屆不分區代表，大家都知道我

道我~~想~~願調外交部，秀日兄於五月一日來看我，希望能和我同進

退。我對他的心境很瞭解，但是在理智上我必須勸他留任，因為部

內部次長四人，政次房金英元將赴加拿大任代表，常次陳錫蕃先已表

表承認討列秘書長，如果秀日兄也離開將無法保有延續性。因此

我表了許多時間勸他不要離開。他也同意我的看法，然而他一再說，如

果我不在外交部，他實在沒有信任的誘因。我只能請他回家和夫人商

量一下。三天後他終於同意留任使使我寬心不少。不過他在部內也

待了兩個月，到八月^他然，請退。

當時他送過

六十歲生日。

秀日兄退休的生活安排的很好，康徽嫂也逐漸減少台大的

授課，致力於兩岸學術交流。兩位經常往返台灣和大陸，並且是往返
及大陸很多地方。民國八十九年房金英先生偕自加拿大返國後，
他們西討和若干部內退休同仁每年最少兩次结伴赴國外或
大陸觀光訪問，回台北時常以暢遊跡告訴我知內子，使我們
甚為羨慕。

民國九十八年間一次到任健節女會上，房日先生告訴我最近曾
為攝像協助了手術，我記得卅多年前前痔瘡士部長曾斗科說他动了
攝像膠手術沒有認真休息，結果不斷有血尿，十分痛苦，所以和
房日先生說一定要認真休息，不要走路太多，最好帶平躺，三個
月後才能運動。他說自己平常也沒什麼運動。那年年底又能
說房日先生因肺腺癌在台大醫院动了手術，正在休養中。我
和內人算到九十九年農曆年除夕黃府拜年乘探病，正好公子

和媳婦帶了壽生不出的金孫都在家中。我看叫秀日是臉容稍
為削瘦，但神情極為愉悅。雖然孫兒還未能說話和走路，但是
由秀日見的臉上明顯的看到即為祖父的歡欣。那天我們也未
能久坐，請他多事休息。然而到六月下旬聽說他又進台大醫院，
我在七月七日去七樓A的第六病房探視，他的呼吸相當困難，但
常用氣氣，講話也頗費力，不料到十月十八日就仙逝了。

在本文最後我還想重複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公祭時改悼詞
所說的：秀日是一位君子、紳士，他的一生是孝親、愛家。我深
以有這樣一位好友為榮。